逐梦

云上村庄的风景

文 猛

一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是梁宇特别喜欢的一句话。翻开梁宇的学习笔记和工作笔记，每一本的第一页上都能看到摘录的这段话。

梁宇就是个修路的人。他从重庆交通大学毕业后，到重庆高速集团工作。工作内容就是修路，把一张张高速公路设计图落实到大地上。十多年里，他在渝东北参与修建了万开、奉云、万利等七条高速公路，见证古老的渝东北、三峡地区进入高速公路时代。

2021年，高速集团要派一名年轻干部到重庆市巫溪县红池坝镇九坪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梁宇向集团党委申请，说自己一直在渝东北工地上，对那里群众的所思所盼太了解了。他想从工地走向村庄，为乡村修一条发展的“高速路”。

于是，梁宇成了重庆高速集团派驻九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在这之前，他的身份是重庆高速巫云开建设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九坪村森林覆盖率高，日照强烈，水汽充沛，周围山巅时常云雾环绕，恍如仙境，所以被人们称为“云端上的村庄”。听说梁宇要来，乡亲们议论纷纷：上级派一个修高速路的工程师来驻村，我们这么高的村庄也要修高速路？

二

梁宇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刚到九坪村的情景。村干部告诉乡亲们，大家盼望的第一书记来了。一时间，割草的、挑肥的、挖地的乡亲们纷纷从田间地头跑过来。他们把粘着泥土和草根的手在身上擦了又擦，很想握住梁宇的手，又有些犹豫。梁宇抓过大家的手紧紧握住，他知道大家对驻村第一书记的欢迎是对上一届第一书记的肯定，是对自己的期待。他突然感到一种自豪和责任。

到村服务中心放下行李，端起村支书送来的开水，梁宇发现杯中的水有些浑浊。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九坪不会缺水啊。走出去一看，才发现附近在修电站，服务中心的水是从露天水池里引的。

那乡亲们家里的水又如何呢？

“大叔呀，今年的收入咋样？劳烦给我端口水。”

“这个梁书记这么口渴？走一家串一户都要喝口水。”乡亲们有些疑惑。

那段日子，梁宇每天都“泡”在乡亲们家里，挨家挨户走访。这个来自徐州的工程师，为了和乡亲们好好聊天，在到九坪之前不但苦学重庆话，还专门去学了巫溪话。每到一家，他都要喝一喝家里的水，查看水质是否干净，再看一看住房是否安全，陪大爷大妈聊一聊心里话。乡亲们朴实，藏不住事，快乐或者烦闷，都写在脸上呢。

就这样，梁宇带领驻村队员，摸清了村里每家的引水情况，逐一安排进行修缮改进。再对水池蓄水进行规范，更换水管，保护水源。让每家都喝上安全干净的水后，他带领大家把村便民服务中心的水池盖上盖子，又专门从山上引来两股清冽的泉水。

万事开头难。梁宇觉得，自己在九坪的头开得还不错。他记得自己刚到村里时，还是人生地不熟。如今，他随便路过谁家门口，都会收获热情的招呼声。

作为一个在山川大地上建高速公路的工程师，梁宇修过很多路。九坪如画，梁宇和驻村队员下定决心要给九坪修出一条通往乡村振兴的路。

三

全村二百七十七户人家的水，梁宇都喝遍了。而这一路所见，村里那些云上的山寨、丰富的山货、清凉的气候，还有大象峰、罗汉山、狮子洞这些神奇美丽的山、幽深莫测的洞，也打动了这个走南闯北的人。

梁宇深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村子风景有看头，乡村旅游就有搞头。离九坪村不远的红池坝，就是远近闻名的旅游景区，夏天游客云集。但由于观念的局限，村里人总是对近在眼前的热闹视而不见。大家认为自己位于红池坝的“后门”，不会有人专程来“走后门”的。而梁宇觉得，要想彻底改变村子的面貌，必须依托红池坝景区的优势资源，“借船出海”。

梁宇和他的队友们到任不久，吴家坪那几座古院落和院落前后的水塘、田园、山林，点亮了他们的灵感。

实际上，村里几年前就流转了吴家坪那些废弃的院落土地，陆陆续续开始民宿改造。但乡亲们一直将信将疑，总觉得搞乡村旅游离自己太远：房子怎么改造？游客会来吗？不种地，“种”旅游，能饱肚子吗？心气不高，进展也缓慢。一晃两三年，吴家坪古院落还是没太大变化。

要点燃大家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就得给大家吃上一颗“定心丸”，给大家探出一条看得见、踩得实、走得放心的“路”来。这，恰恰是梁宇擅长的。

他请来专家，为九坪村的旅游发展做好规划，设计出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图纸，算好未来发展的账，一笔笔摊开了讲给乡亲们。他多方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结合九坪村集体经济和土地、房屋入股等模式，打造精品民宿。此外，还专门修建了旅游配套设施，完善了接待能力。

2021年8月29日，吴家坪古院落改造完成。一号院由当地一所老旧土坯房改建而成，保留当地农村传统的堂屋、阁楼等，原汁原味地还原当地农村生活场景。其余四个院落，也都风格古朴、各有看头。梁宇和大家在院子里点燃长长的鞭炮，给这个古老的新院落取名“云中筑院”。

房子改造得非常漂亮，但种地的“老把式”如何成为开客栈的“新把式”，乡亲们谁也没想过。梁宇了解乡亲们的担忧。他联系集团，组织相关行业的志愿者，给乡亲们办起了培训班。从经营思路到客房管理，从餐饮服务到前台礼仪，专业，规范，事无巨细。

乡亲们还担心没有客人上门。这件事梁宇也想到了。他利用自己身后集团的力量，发动自己的人脉资源，给九坪吆喝来了第一批客人。他带着九坪村的照片和视频，走访集团各家单位，把一个个党员教育培训基地、城乡支部结对共建、交通业务培训基地落户到了九坪村。九坪风光好，一来就难忘。第一批客人发在朋友圈的一张张美图，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个美丽的村庄……大家看到梁宇，都开玩笑说，你不光是九坪村的第一书记，还是九坪村的第一导游嘞！

四

云中筑院“大管家”李太琼，如今每天忙且快乐着：“我们这里客人多得很哦。”一号院里面可以自己煮饭，食材由游客自己带，民宿提供调料、柴火，还可以露营。这种山乡趣味正对了游客的胃口，大受欢迎。想入住体验，必须提前预订。眼下，院落里，荷塘边，处处飘荡着游客们的欢笑。山风轻拂，空气清凉鲜爽，好不惬意。

在李太琼的接待室，我看见墙上挂着一把系着漂亮中国结的钥匙。李太琼悄悄告诉我：“梁书记这个工程师，迟早还是要回到高速路工地上，那才是他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我们舍不得啊！”她要在梁书记离开九坪的时候，送他这把云中筑院的钥匙，“梁书记是我们村的家里人，我们要给梁书记九坪村的钥匙！”

云中筑院点燃了乡亲们发展乡村旅游的信心。村民陈耀东，家住九坪村村口。每每有人路过，陈耀东都要自豪地给客人们讲讲村里的变化，也讲自己生活的变化。陈耀东说，他以前在外面做砖场生意，如今响应村里的号召，回到九坪村办起了农家乐。现在家乡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曾经在外务工的儿子也选择回乡发展了。“我们还要争取扩大经营，要在家门口过上好日子。”

搞旅游，光有美景肯定不够，还要让游客们玩得好、住得下。为了丰富旅游项目，梁宇和他的团队动了不少脑筋。“云中牧场”圈养巫溪“板角山羊”“大宁河鸡”以及猪、鹅、鸭、兔等畜禽，小小牧场让来自城市的游客大开眼界；“微田园”通过标准化种植、规范化管理，让面积不大的普通菜园摇身一变，成为又能看、又能吃、又能玩的农业景点。

村子里不少人家，也在房前屋后田地上搞起“微田园”。政府指导有力，乡村旅游借力，“错地块、搭色彩，错季节、不断档”的种植模式，让乡亲们的钱袋子更鼓了。大家说起如今村里的农事，个个竖起大拇指：“我们种的应季蔬菜很受游客欢迎，农田整治后，土地更好种了，新品种也更多了！”

今天的九坪村，远山逶迤，风景秀美，田园如诗。村舍蝶变成别致的民宿，房舍干净，柴火归位，瓜豆上架，乡村里的一切都成为游客眼里的“风景”。梁宇记得，他第一次从县城来九坪村的时候，路上看不到几个行人，更别说游客。随着九坪村旅游业的发展，如今到了旅游旺季，村里竟然会堵车，不是因为路太窄，而是游客实在太多。村里路堵，村民心中不堵，客多旺家门啊！

四万元，三十四万元，七十万元。这分别是巫溪县红池坝镇九坪村2020年、2021年和2022年的村集体收入。新的一年，村里人充满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信心。梁宇相信，他的同事们正在建设的巫云开高速通车后，九坪村的发展将迎来又一次加速。每想到此，他就心潮澎湃。

路，就在脚下；乡村振兴之路，在不断延伸……

图①为九坪村民宿风光。

图②为梁宇（右一）和乡亲们在一起。

图片均为**巫溪县红池坝镇党委**供图

版式设计：**张丹峰**

遇见

贺兰山深处的绿色烟岚

杨军民

和胡建洲上山，是在一个上午。

前一天晚上，宁夏石嘴山一带难得下了一场透雨。雨后的天空高远瓦蓝，浅灰色的贺兰山似被谁擦过，清晰、巍峨。

皮卡在王泉沟那条碎石遍布的道路上颠簸。有的地方路很窄，刚刚允许车子过去。伴随着车轮的碾轧声，能听见道路基石流泻的声音。我和同行的老李抓着头顶的拉环，神经绷得很紧。胡建洲则目视前方，神情轻松，整个人和车子一起起伏着，像是车子的一部分。他边开车边向我们解释，说这条路原来很宽的，封山后走的人少了，风吹雨淋，有的地方就坍塌了。

也难怪他这么轻松。自2019年矿区停采、回填治理到现在，每天他都要在这条路上来回奔波。他要看他们种在这里的草籽是否发芽，看栽进去的火炬树和红柳哪个更耐旱、更耐碱，看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苗木是否缺水……事实上，如果再向前漫溯，他在这条路上走过的时间更久。

他当年是王泉沟煤矿的副矿长。这里曾分布着多个采煤区，王泉沟煤矿是其中之一。那时候，这条路要宽阔得多，也热闹得多。漫山遍野都是人来车往，高大的双桥车一辆一辆在道路上穿梭，乌金般的煤炭从这里出发被运往各地。

那时候，这里的天空是灰暗的，随便一股风刮过去，带起的都是微细的黑色粉尘。

这样，胡建洲就有了两个颇具反差的身份：矿山治理前的副矿长，现在的护林员。当年他是开矿的挖山人，现在他是绿化的守山人。

车子颠簸、回转、攀爬了好一段时间后，终于在一处平台停了下来。

胡建洲身材高挑，行动敏捷。也许是在大山里待得太久，他话不多，问一句说一句。途中我们看到一个宣传牌，居中写着“贺兰山王泉沟生态修复工程”几个大字，下面一边是工程介绍，一边是绿化示意图。我大概扫了一眼，这里的总绿化面积超过两千亩，其中栽培生态防护林约八十亩，其余位置分南区和北区播撒草籽。

天更蓝了，空气洁净，视野开阔。那经过回填、削平、覆土的一层层台阶状若梯田，呈现出润泽的黄褐色，与远处干裂的土灰色山岩形成了很强的色差。对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贺兰山东麓植树，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那里都是石头山石头地，山高风大、干旱缺水，种树得先植土，种活一棵树比拉扯大一个娃都难。

交谈中，我知道了胡建洲老家在山西，父亲是支宁来到宁夏的。说话间，我们走到一个深坑前，水面和我们相隔四层台阶，每层台阶高十米，也就是说那个坑在我们脚下四十米深处。坑里有翡翠般沉静碧绿的一潭水。胡建洲说，那是当年开矿时挖的坑，费了很大劲，一挖开就渗水，结果那个坑一吨煤都没采上来过。他们管这潭水叫“鸳鸯湖”，以前水里有一对鸳鸯，后来不见了，现在还有一群野鸭咧！

一说起山上的事情，他的话明显地多了。

在这么高、这么旱的山上，要植树种草，土从哪里来？水又从哪里来？听到我的这个疑问，胡建洲呵呵笑了，他指着右前方的一面山崖，让我仔细看。我手搭凉棚望过去，那面山崖显然被机械挖掘过，碎石闪烁的断面上，有多处倒三角形的黄土嵌在岩石之间。

“方圆多少里都没有黄土，偏偏在这座山上有，好像有人专门放进去的！”他感慨着。至于水，他指着“鸳鸯湖”说，他们在湖边装了水泵，基本可以保证正常的灌溉用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燃料资源紧缺，父辈们在这座山里发现并开采出了煤炭；现在，我们要填矿、植土、绿化，这里又发现了黄土和水源。贺兰山，你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呀！

我们所在的那个平台，应该就是工程示意图中说的种植生态防护林的地方了。一片一人多高的红柳林郁郁葱葱，前面还有一长溜矮矮的火炬树。路两边种着旱榆树。

我问胡建洲，为什么每块地的树种都不一样？他说有试验和优选的意思，土质的碱性很大，到底哪一种树更适合，还在摸索中，目前看种植红柳的效果最好。目光再向周围延伸，应该就是示意图上说的南区和北区，那些地方播撒过草籽。猛一看，还是荒地。细看，其实已覆盖着似有似无的绿色烟岚。

说实话，这里植被的数量和茂盛程度，和我之前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来时的路上，我有意无意幻想过林海汹涌、绿荫蔽天的景象。但站在那些顽强而坚韧地生长着的植物面前，站在一说起草木言语都温软了的胡建洲面前，我感到了自己的肤浅。是啊，如果绿化贺兰山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们又何须此行？

我正想着，迎面走来两只灰黑色的岩羊，一大一小，小的在前面，蹦蹦跳跳很轻灵，大的一步一步踩得坚实而稳健。“环境改善了，沟里的动物多了起来，岩羊最多。有两只岩羊不怕人，大的带着小的，好像就是它们。”胡建洲这么说的时候，小羊径直走了，大羊在我们前方五六米的地方回首张望了一下，漆黑的眸子闪出一丝光亮。它不慌不忙地走出很远后，钻进红柳林不见了。

那两只羊，和胡建洲一样感知着这山间每一抹绿色和生气。它们用从容、善意和繁衍报答着这座山的深彻变迁。

胡建洲把我们送到来时的停车点时，已过了中午。我问了他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从挖山人到守山人，心里是啥感觉？他眨眨眼说，啥感觉？以前是靠山吃山挖山，现在是为了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这里面成色肯定不一样啊。说完，他钻进车子，踩一脚油，向着大山的方向又回去了。

望着远处高耸陡峻的贺兰山，我知道，那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成千上万个胡建洲，正在默默地培植和守护着大山。贺兰山的绿色，正如烟岚般一点一点升腾起来。

在那一片烟岚中，我仿佛看见了无数和胡建洲一样的绿化人、守山人，正把青春和信念浇灌在草木之上。

川橘花香

林雪尔

在川西南一个叫井研周坡的地方，有一个刻在桥上的巨大牌匾：橘香里。透过桥洞，橘树、农家和远处的龙泉山脉，吸引着你走进去，走进橘香里。

井研县周坡镇，属乐山市。乐山多丘陵，周坡正处浅丘与深丘的过渡带上，土质含硒，遍种橘子。川西南种橘历史悠久。“一丘藏一果，一果藏千秋”，写在橘子包装盒上的这句话，诠释着橘子与这片土地的缘分。

我的老家在眉山丹棱，离井研不远。小时候在家乡，红橘子和橘子树都是美好富足的象征。童年一个晚上，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我对母亲说好想有一个红橘子呀。弟弟就说，他长大了要种一千棵橘子树，橘子红了，随便我吃。父亲说，做梦吧，那是大户人家才有的。弟弟马上趴在父亲的肩头，说他现在就做梦，引得父亲母亲大笑。这个笑声在我的记忆里，就是橘子的味道。

最终圆了我和家乡的橘子梦的，是那位生产队长。他带着村里人以山谷为中心，开了大片的荒地，种上橘树。橘树长得很好，橘花开得很香，仿佛把山谷的其他树浸染了，但没有挂果。第二年队长请来农技员，嫁接了另一个品种。挂果了，黄了、红了，卖了上万元钱，这让生产队长在乡亲们心中成了英雄。我还记得，他说果树要不断换品种，又搞来一拖拉机新橘苗。他说橘苗叫血橙，那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名字。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在周坡专门问了看果园的大叔，那个时候有没有眉山丹棱一带的人来这里买树苗。大叔说有哦。我宁愿相信，我们生产队长来过这片土地，血橙的树苗就是在这里培育。

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去位于山顶的果园，叫沃柑的橘子还挂在树上，一边挂着果实，一边孕育花苞。看着山下满眼的橘树，朋友说橘树开花才香哦。没错，空气中仿佛已经开始孕育橘花香了。闭上眼睛，仿佛背后生翅，掠过天府沃野俯瞰，惊蛰过后的四川盆地，草木复苏。田间变幻着色彩，像油画，颜色一层一层叠上去，底色是深的，表面却越发鲜亮。油菜花开过了，李花桃花又绽放。到了四月，橘子花开了，藏在绿叶间，不怎么起眼。但是你听，蜜蜂的声音、蝴蝶振翅的声音，你就知道川橘开花是多么盛大。走入其间，花香聚成了云似的，好像能把你托起来。

我记忆里的花香，是和母亲连在一起的。父亲因病早逝，日子异常艰难，是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一家走出灰暗的光景。弟弟没有完成种橘树的梦，在外务工，留守的母亲却在屋前屋后种了许多橘树。到了春天，老了的母亲挤在蜜蜂的队伍里，蜜蜂采蜜，母亲疏花，摘掉拥挤的花朵，利于挂果。那些天的母亲，连头发都是香的。整个乡村也是香的。山坡上、田野里，到处都是开花的橘树。如今，四川的井研县、丹棱县和眉山东坡区都是远近闻名的柑橘产地。当年的生产队长和我的父亲可能做梦也想不到，现在的橘子，嫁接的品种多得让人记不住。八月有蜜橘，中秋前后有沙糖橘，春节前后有“春见”“不知火”，春夏有沃柑。苏东坡如果穿越回到故乡，恐怕会说一整年都是好景了。

告别井研，等待周坡橘香、川西南橘香。我知道，母亲专门为我留的“不知火”还挂在树上，等我采摘，给远方的人置于书案，给远方的孩子捧于手心。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